

赵毅衡：建立中国特色的符号学体系

本报实习记者 饶嘉

近30年来，四川大学符号学—传媒学研究所教授赵毅衡努力让符号学切实地面对现实。目前，他正朝着两个学术主攻方向努力：马克思主义商品符号学研究和中国传统符号学研究。近日，记者在四川大学校园采访了赵毅衡。

理解社会运转

赵毅衡的《远游的诗神》与《新批评》作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扎实的作品，曾影响了中国当代诗歌界；其《文学符号学》在我国符号学研究领域也有开创性意义。苦心耕耘多年，《符号学原理与推演》《广义叙述学》和即将出版的《哲学符号学：意义世界的形成》，构成了他的“形式论三书”体系。

“在中国建立一套基于当今文化巨大变化的符号学理论，已刻不容缓。”赵毅衡认为，当代文化已迅速闯入“高度符号化时代”，符号消费已经远远超过物质消费。从个人层面来说，个人不仅作为物质生产者实现人生价值，还作为符号消费者存在；国际范围内，对符号意义权的争夺，已超出对有形物质的需求。

近30年来，赵毅衡努力让符号学切实地面对现实，而不只是书本。据了解，赵毅衡领导的研究团队最近在四川大学成立了“广告与符号学教研室”，将研究重点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，试图通过符号学去理解经济构成和社会运转。

找到责任所在

随着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的发展，出现了各种“后”字当头的学术理论，诸如后结构主义、后殖民主义、后现代主义、后女性主义等学说。对此，赵毅衡谈道，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阶段，而一些学者却还没理解我们的社会和各种关系，就一味地跟着西方学者的脚步。

中国知识界存在的问题之一，就是跟着西方走，跟着他们做“批判的表演者”。“改造世界首先要理解世界”，赵毅衡表示，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法国的知识分子，其实是与社会脱离的，批判大多是“过嘴瘾”，跟生活实际并没有太多的关系。

“我们做学问，是由于兴趣，更是出于责任。”赵毅衡认为，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于需要好好地理解当下社会，更要注意主体性的建设，而不是盲目跟从。

当前，不少学科并未充分从中国传统学术汲取精华，中国符号学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发掘优秀传统文化。“中国传统符号学远远超出了已经总结完备的部分。”赵毅衡认为，中国传统文化是宝贵的财富，中国要扩大自身文化影响力，就应该建立中国特色的符号学体系，这是理解中国文化面临问题的有效工具。把中国的学术传统充分融入符号学，符号学发展便能拓宽自己的边界。